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22日
星期六

好
读
书
读
好
书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曲鹏

2019年起，作家、书评人绿茶开启了访书房、画书房之旅，三年后出版《所幸藏书房》一书，以彩铅小画呈现120位当代文人学者的书房一隅，配有作者题记、珍贵名家私房书单。在书房这样的私密空间和精神角落里，潜藏着每一位书房主人的阅读趣味、思想底色、审美价值。绿茶坦言，在一间又一间书房里，他真切感受到了读书人对营造自己精神空间所做的努力和坚持。

书房里，窥见读书人的精神角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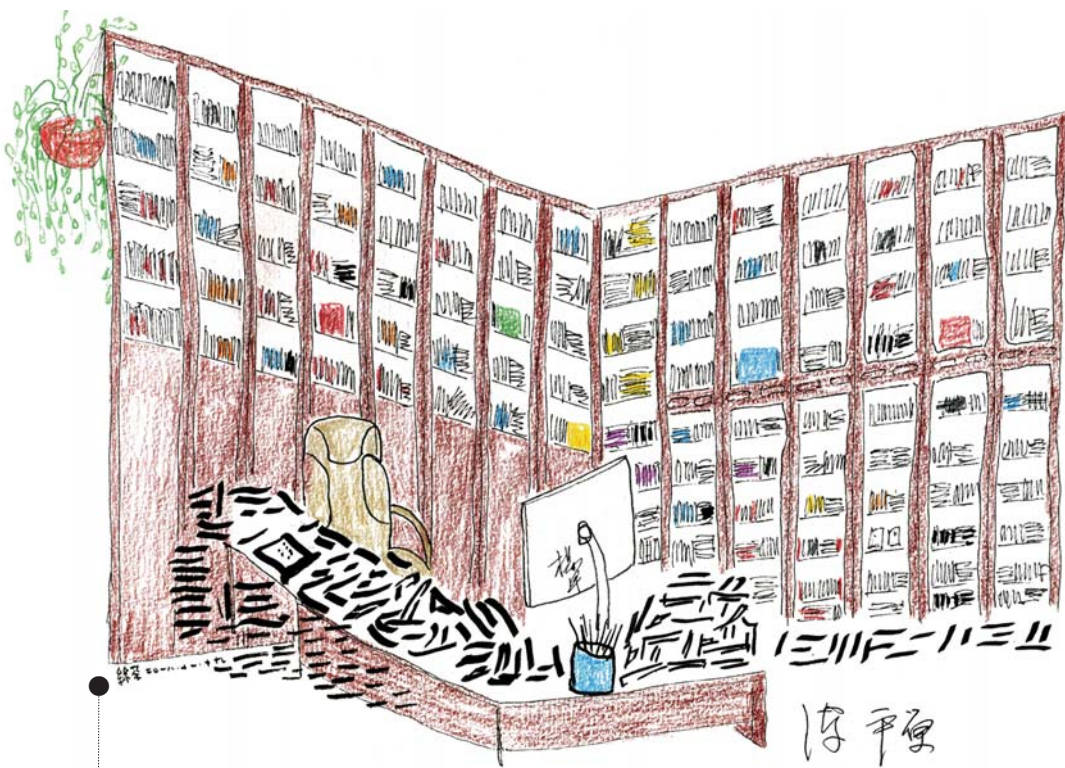


钟叔河书房 念楼

早年在报纸编副刊时，发表过很多钟叔河先生的“念楼学短”系列，钟老不止在一篇文章中提及：“绿茶是发我文章最多的副刊编辑。”2019年7月，终于得访念楼。一见如故，开心畅谈。间隙在念楼画书房速写，钟老在小画上题写：“相知二十年，今日才相见，一见更倾心，珍重此见面。”这番留言让人感动。

搬入这栋高楼的第二十层，算是有生以来住得最宽敞的。装修由老头一手操办，他做过木工，有这方面的爱好。装修后，朝南一间客厅、一间主卧，还有一间做书房。书房三面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柜，他就在这三面墙中读、写，因为阳台宽，光线暗，整天开灯，日子一久，就觉得不舒服了。于是他挪到北边的卧室里去工作，这间房子较小，开了个单人床，摆了两个书柜，又放上一张书桌，来了朋友，只能坐床上，女同志总觉不便。老头又来和我商量，还是要把客厅改成书房，说是我们家的客人多是来谈书看书的，来了客反正不能伏案，这样做正合适。就这样，30平方米的大厅，最后只留下一张台球桌。老头就忙了起来，东量量、西量量，左画右画，设计好找人去做。花了一个多月时间，做好的木器才搬进来。如今总算有了摆书的地方，可以放开手脚“抄”了。一下子增加了十来个书柜，原来挤得一巴焦的书，从此各得其所，都有了归宿。

——朱纯（钟老夫人，已于2007年过世）



陈平原、夏晓虹书房

走进陈老师家书房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客厅、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走廊两侧都是书架，几乎看不到露出来的墙，而整个客厅里也堆满了书、杂志和资料。此外，陈平原和夏晓虹老师还各自有间书房，也是被书挤得满满的。陈平原和夏晓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，对晚清及近代文学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等领域有深入研究。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，涉及的面很宽很杂，古代、现代、外国都要涉及，历史、社会、政治、艺术领域也脱离不开，所以，他们家的书房堪称一部学术大百科，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千，加之一直以来入的多出的少，形成了现在的壮观规模。

我不是藏书家，我的老师王瑶先生说书房分两种，一种是为读书而收藏，一种是为收藏而读书。我的书房中基本上是用书，除掉个别有纪念意义的。我从来不考虑书位不值钱的事情，我们是为了自己的阅读需要、研究需要。

理想的书房其实藏书不必要很多，像我今天这样的书房不是理想的状态，没有理想地安置成既舒适又方便清洁的空间。书多了，在北京会有很大灰尘的，不讲清洁，只是一味地坐拥书城，是不够理想的。书，应该是用来阅读，而且应该在舒适的环境中阅读。我觉得目前的书已经减少，减到有兴趣的书、日常需要的书才会保留，其他的书都去图书馆借阅。

今天的书房，对我来讲不理想的地方是我想要用的书找不到。人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，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比一下子获得某个知识更重要，因为学会这个地图的建构，你即便现在忘记了，等你需要时也知道到哪儿去找。所以所谓学术训练，就是建立这个知识地图，然后具体到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建立自己的书库，有自己的书房小径，所谓有书房小径就是知道在这么大的书房中，各种各样的小路会通到什么地方。其实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发现有读书经验的人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

——陈平原



绿茶画的当代书房，范围相当惊人，包罗了文人的二十二间、学人的二十七间、书人的二十四间、友人的三十二间、故人的十五间，总共画了一百二十幅，其数多于《水浒》一百零八将，比陈老莲画的《水浒叶子》要多得多了，可谓壮举。许多人的书房都有别致的名号，如钟叔河的念楼、陈子善的梅川书舍、李辉的看云斋等等。

虽然我的书房已经成了堆栈，从来没能挂上书斋的匾额，我却曾经有过假想的斋名，还有名人为我题署。事缘二十年前，王己千（季迁）先生来香港看画，到访城大中国文化中心，我请他为中心大门题写楹联，用朱熹的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养转深沉”联语。他问我要不要我再题写什么，我就随口说，帮我题个斋名吧。王先生很客气，问我书斋雅号是什么，其实我那时在香港还没有买房，没有自己的书斋，临时想到了《礼记·学记》的句子，“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然后能自强也”，就说“知不足轩”很适合我。王先生回酒店休息，第二天请朋友送来了一尺半的大字条幅“知不足轩”，墨浓笔重，气韵生动。我请师傅装裱加框，足有二尺来宽，因为体积偏大，一直收着。有了书房之后，想挂出来，却找不到适合的空间，这么一拖，书房成了堆栈，书斋之梦不再，斋名题匾也就淹没在书灾之中了。

“学然后知不足”，是古代儒者的共识，想来也时常被人取作斋名，最有名的当然是乾隆年间鲍廷博（1728—1814）的“知不足斋”。鲍廷博原籍徽州歙县，后随父移家杭州，又迁居桐乡，性好藏书，收有不少人所未见的善本。乾隆开四库馆，采访天下遗书，他进献家藏书籍六百二十六种，得到朝廷褒奖。他还以家藏善本，刊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全书三十集，其中前二十七集由鲍廷博所刻，后三集由其子鲍士恭续刻。该丛书所收诸书皆为首尾完整的足本，而且有许多稀见的抄本，校雠精审，嘉惠士林。他曾经说过：“物无聚而不散，吾将以散为聚耳。金玉玃贝，世之所重，然地不爱宝，耗则复生。至于书，则作者之精神性命托焉……书愈少则传愈难，设不广为之所，古人几微之绪，不将自我而绝乎？”说得洒脱，同时又有献身文化的抱负，俨然是充满使命感的藏书家与出版人，藏书的目的在确保文化传承，藏书之后还要刻书，以广流传，是值得钦佩的。

清代藏书家鼎鼎大名的有黄丕烈（1763—1825），苏州人，特别喜欢收藏宋版书，自称“佞宋主人”，以鉴定校雠宋版书闻名于世。这个黄丕烈一生收藏了两百多部宋版书，是当时海内私家珍藏书籍的翘楚。嘉庆七年（1802）黄丕烈兴建藏书楼，专门储藏宋刻善本书，于是就在中国藏书史上有了著名的“百宋一廬”。黄丕烈过世将近两百年，人去楼空，藏书也风流云散，只留下这么一块牌子，空余历史的怅惘。前几年，我有一位经营酒店企业的朋友，在苏州政府的襄助下，重新修葺了黄丕烈故居，使得曾经名为陶园室、士礼居、百宋一廬的藏书院落，居然华丽转身，成了高贵贵气的星级酒店，不过，传统的书香早已消失了。

绿茶图绘了百多间现代读书人的书房，有极为珍贵的善本收藏室，有琳琅满目的高雅书房，也有我家这种书籍的堆栈，显示了当代藏书与堆书的真实情况，反映了二十一世纪中国读书人孜孜矻矻、念兹在兹的环境，在中国图书史上，为私人藏书与书房记下了珍贵的笔墨。

（摘自《所幸藏书房》序言）

书多的笔墨记忆

□ 郑培凯